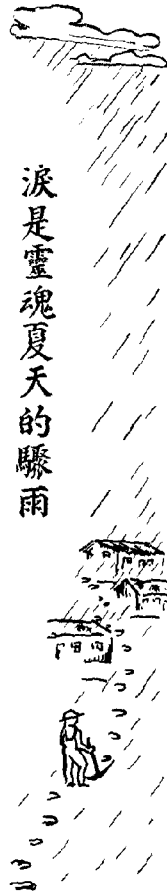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淚是靈魂夏天的驟雨

奉老編之命要寫一篇有關西貢劫生活的文章，且要藉此使新隊友讀後對隊的艱苦奮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可把我難倒了，這不單因為我的文筆力不從心，更重要的是：我回憶的領域中一切均是甜密而美好的，因此怎樣才能在隊友的面前來表達我們的心聲呢！在此除了「面帶愧色」以外便別無他法了。

每當我想到我們的服務隊，很自然的便想到西貢劫，正如大多數隊友們的想法一樣，西貢劫彷彿代表了我們的大專同學的一種精神，而這精神是屬於我們所有的大專同學的，究竟這種精神是怎樣產生的，如果依書直說則有如數字過紙般，隊友們看不厭我也厭煩，在這裡就讓我來爆一些「內幕舊聞」吧！新開看得多了失却價值而舊聞則越陳越具吸引力，所謂溫故而知新，不知老鬼們有何感想？

如果我說西貢劫是因我們同學的熱淚而誕生的，這一定把你們嚇壞了，要不然別以為我的神經一定是有問題，其實我的話一點也不錯，西貢劫確實是在同學們的熱淚當中誕生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八月，由於葉錫恩議員的在報章中大力評擊摩星嶺上居民的食水問題，及因大觀新村的木屋被迫遷徙到西貢劫的問題，我們一班常常聚在一起吃喝玩樂的同學便想去看個

究竟，誰知不看猶可，這一看可把我們看呆了，一向嬉生慣養的我們到摩星嶺山頂上的木屋一逛，到西貢劫的山頂一朝，我們的心往下沉了。生活的另一面在我們的面前展開了新的一頁；只嘆過去我們生活在金絲籠裡，我們活在人為的溫室中，如今張眼看到的是破陋的木板房子，蚊蠅在飛舞着，那崎嶇的山路，毫無疑問這並不是適宜人住的地方，然而畢竟人是住在那裡了，我們幾個同學不禁相對默然，我們想起了很多，也想得很遠，毫無疑問我們早就應認識到貧窮是個社會的問題。然而我們親眼目睹的還是頭一糟，看到快要臨盆的孕婦還要從崎嶇的山頂上蹣跚的步行到山腳下聽候車子，六、七歲的小孩要肩負着兩大桶的水從山腳下跑到山頂；我們的同學流下了淚水，有誰不會為自己同胞這般牛馬不如的生活而不感到痛心，同學們的熱淚驅使我們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了我們的願望，我們想藉著我們微弱的力量來呼籲社會人士對他們的遭遇加以援手，於是西貢劫的工作開始了。

魯迅先生說得好，「路是人走出來」的。不錯，地土是沒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們一羣大專同學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着前進，而我們的行列是越來越多了，我們過去的淚也就我們靈魂夏天的驟雨，這雨澄清了我們的眼睛好跟我們在黑暗中知道如何去起步。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